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五

起旃蒙單閼盡彊
圍大荒落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丁

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

甄后死見
六十五卷

文帝之黃初年數
所角翻甄之人翻

由是太后以憂殂 漢楊儀既殺

魏延

事見上卷上年

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

生密指以儀狷狹

密指蓋亮密以語諸僚佐特儀不知耳狷吉掾翻

意在將琬

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

從千容翻

初儀事

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

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

先悉薦翻

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

咤叱稼翻噴也叱怒也五

內五藏之內也

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

往慰省之

費父沸翻省悉景翻

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

云云師古曰猶言如

此如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

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語牛倨翻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落度失意也令人

追悔不可復及復扶又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

漢嘉郡漢嘉縣故青衣也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屬蜀郡屬國都尉蜀郡屬國安帝延光元年所

置蜀分為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

儀上時掌翻儀自殺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文德郭下選稼翻郭

后諡曰德甄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

事費禕代琬為尚書令帝好土功好呼既作許昌宮

事見上卷
太和六年

又治洛陽宮

諸葛亮死帝乃大興宮室晉士變所謂釋楚為外懼者此也治

直之

起昭陽太極殿

水經注明帝工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即漢崇德殿之故處

築總章觀高十餘丈

舜有總章之訪相傳以為總章即明堂也觀闕也總章觀蓋在太極

殿前觀古玩
翻高居傲翻

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

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

民至少

喪息浪翻
少詩沼翻

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

漢自秦項

之爭民死於兵者多矣雖文景與民休息戶口蕃息重
以武帝窮奢極欲又減其半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
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
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光武興於南陽至永

和元年戶五十餘萬三國虎爭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
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三耳
當此之時謂不過漢文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將即亮翻
景時一大郡非虛語也

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

多作傳舍

典略曰備鎮成都拔魏延督漢中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傳株

戀翻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

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

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

復扶又翻

下同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

此指蕭何治未央宮事為言

羣曰昔

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

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

羣因帝蕭何之言以陳善開邪

蕭何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

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

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

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

此皆指帝拒諫實事壞音怪

若

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

少詩沼翻下同

卓然回

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

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

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

為于偽翻下同今

臣曾不能少凝聖聽

凝定也停也言帝不為之留聽也

不及意遠矣帝

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

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

貴嫡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

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嫡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

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闕內侯婕妤比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

良人視

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

灑所貴翻掃素報翻

又並如字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

外奏事處當畫可

漢東都之末宮中有女尚書處當奏事有不合上意區區其當而下之也

畫可畫從其所奏

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

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

治直之翻

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

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

粗坐五翻見贊通翻朝直遙翻

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

妃以下百二十人

王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為百二十人嬪嬙

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嬪昆賓翻嫡慈良翻復扶

又翻下同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

內官之數

媛美女也淑善也媛于絹翻

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

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詩螽斯后妃子孫衆

多也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輒以昌言自克也楊子曰勝已之私之謂克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

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

田者既減

親田謂躬親田畝者

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

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

不訾言不可計量也

民雖障防力不能禦

至如蒙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

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

卒讀

曰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

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

臺觀望見益津

黃岡曰登之可以遠觀故曰觀觀古玩翻

衛尉辛毗諫曰天

地之性高高下下

國語周太子晉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四岳佐禹高高下下封崇

九山決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

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

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

文皇帝克終之元緒

元始也緒絲端也言文帝克終武帝之志受禪易制此絲端所從始

也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

治直吏翻

總觀季世放蕩之

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

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

處昌呂翻

今吳蜀

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

治直之翻

帝優

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

堯土階三尺茅

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樂音洛及至殷周或堂崇

三尺度以九筵耳

周官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桀作璇室象廊

史記龜策傳曰桀為瓦室紂為

象廊與紂為傾宮鹿臺

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仞臣瓚曰今在朝歌城中以

喪其社稷

喪息辰翻

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民不

堪命從亂如歸王走而死于茅尹氏

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

市見七卷三十五年

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度徒洛翻未有不亡者也

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

為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

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

怯敢忘爭臣之義

駕音奴爭讀曰諍

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

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

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

誅奏御

叩近也御進也

帝感其忠言手筆詔荅帝嘗著帽被縹

綾半袖

著陟略翻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縹普沼翻青白色綾紋帛或謂之綺或謂之紋縹半袖半

臂也晉志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縹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縹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

裁纔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被皮義翻

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

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

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

少府屬官有御

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三十人

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

怒杖吏一百數之曰

數所具翻

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

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

養胎以待用

國語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既反國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

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

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昭王恤病以雪仇燕昭王於破

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謂當帝之身不能滅吳

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舍讀專心討賊臣以

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按此則魏已改

侍郎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矣家語載孔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

殆將敗矣荀子魯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善御乎顏

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曰何以

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進不已是以知之也

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

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

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

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

今寇賊未殄猛

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

謂五大在邊尾大不

掉非善計以詒後人也遺于季翻

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

競

競強也

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不言

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復扶又翻下同

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

令史

此殿中監以其時營造宮守使監作殿中耳非唐殿中監之官也觀後所謂校事可知矣又據晉書

與服志大駕鹵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時殿中監已有定官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會要曰漢謂御史臺為蘭臺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

推之何也

推考也

臻曰古制侵官之法

古者百官不相踰越左傳欒鍼曰侵

官冒也

非惡其勤事也

惡烏路翻

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

墮讀曰墮

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

魏武建國置校事使察羣下

若又縱之

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丞孫禮固請罷

役帝詔曰欽納謹言

謹音黨

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

月有所成訖

成訖言欲成殿舍以訖事也監占街翻

禮徑至作所不復重

奏

重直龍翻

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

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

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

太史令屬太常隆以侍中領之漢儒有高堂生魯人

隆其後也姓譜齊公族有高堂氏風俗通齊卿高恭仲食采於高堂

曰此何咎也於禮寧

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

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

京房易傳之辭傳直戀翻孽魚列翻

此人君

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

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厭益涉翻下同

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

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

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

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

則蓬蒲嘉禾必生此地

蓬山輒翻又色洽翻蒲音蒲說文蓬蒲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厨

而涼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

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

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

城王楷之子也

楷任城王彰之子任音壬

丁巳帝還洛陽 詔復

立崇華殿

又復扶翻

更名曰九龍

據高堂隆傳時郡國有九龍見因以名殿更工衡翻

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

水經注穀渠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

芝九龍池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

鈞作司南車

司南車即指南車也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

乃作指南車以正四方述征記曰指南車水轉百戲傳

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車轉而人常指南

玄

曰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

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絙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

百官行署春磨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

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詩召南鵲巢之辭也今興宮室

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

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

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福

太戊桑穀生朝武丁飛雉
雖鼎皆能戒懼轉災為福

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

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

之動容

為于偽翻下同

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

立為期限

以必其成及期而不成為稽限

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

侍領秘書監王肅

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秩四百石

上疏曰今宮室

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

見賢通翻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

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

泰極謂太極殿

願陛下取常

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

而更之

更工街翻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

怨矣

易曰訖以使民忘其勞

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小

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

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

此營壘之營

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

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

此營求之營

不顧經國之體臣愚

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

又復翻扶

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

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

謂始馬於甲處營造發民就役次馬於乙處營造不

可仍用甲處就役之民寧使
更發民以供乙處之役也

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

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

下下之於吏

卒讀曰猝下之之下音戶稼翻下同

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

掖

鈞與均同汙為故翻

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易

翻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

罪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

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

事見十四卷漢文
帝三年下獄稼翻

臣以為大

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

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

斯論誠足以矯斯張釋之之失言

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

為于偽翻

不忠之甚者也不可察

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喪大記之言

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

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

有不良之行

樂音洛行下孟翻

當造邾諫之

造邾詣邾前也造七到翻邾與膝同

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惟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

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

覆敷救翻

冬十月己酉

袞卒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是歲幽州刺史王

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

刺七亦翻

種章勇翻

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張掖

柳谷口水溢涌

魏氏春秋曰張掖郡丹縣金山玄川溢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

涌溢郡丹氐池二縣漢志皆屬張掖晉志無之當是併省也五代志甘州張掖縣有大柳谷又後周廢金山縣

入刑丹縣蓋歷代廢置無常疆土有離合也

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

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字彙

之象

宿音秀字蒲內翻甚徐芮
翻又徐醉翻又祥歲翻

又有文曰大討曹

石圖之文

天意蓋昭昭矣

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

鹿張錡

任縣前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鉅鹿郡魏復屬廣平郡師古曰任本晉邑也鄭皇頤奔晉為任大

夫劉昫曰唐邢州任縣漢鉅鹿南絲縣地晉置任縣治宛鄉城連齋者連詔書及班下石圖齋以問張錡也張

錡兼內外學故以問之錡祖問翻又在旬翻祖問翻

錡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

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

見賢通翻

今漢已久亡魏

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

符瑞也

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牛繼馬又以為元帝本牛氏繼司馬之徵

帝使人以

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

珠不圓者為璣又曰粗瑀為璣玳瑁徒耐翻瑁蒲佩翻

吳

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

杜佑曰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

大錢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

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

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夏四月漢主至瀘

登觀阪觀汶水之流

瀘即漢之瀘氏道屬蜀郡汶水即嶓江水也嶓江出氏道西徼外嶓

山東流歷都安縣沈約曰縣蜀所立水經注曰都安縣有桃閭蜀守李冰作大堰于此謂之瀘崩亦曰瀘堰觀

阪在其上裴松之曰瀘音勑晉書晉義汶讀與濬同諸葛亮既沒漢主游觀莫之敢止

旬日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武都氐苻健請降於漢

以此觀之諸氐固先有苻姓矣不待

蒲堅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苻也杜佑曰氐者西戎別種漢武帝開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河隴左右魏武令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氐苻堅之先是曰苻氐楊氐苻氐同出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

諡法大慮靜民曰定純行不爽曰定

冬十

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甲申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大辰者何

大火也何休注曰大火與伐天之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以取正故謂之大辰蔡邕曰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陳卓曰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字蒲內翻又孛于東方高

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

所謂圜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

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

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記曲禮之言

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

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

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

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

書皋陶謨之言孔安國注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

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故也

言天之賞罰隨民言

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

采椽

即采來之木為椽不加新削也

玉臺瓊室是矣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

張蘊古曰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文選東都賦注曰紂為瓊室以瓊瑤飾之

今宮室過盛

天彗章灼

彗祥歲翻音又見上

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

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

數所角翻下同

帝頗不

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

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二月癸巳賴陰靖侯陳羣卒

諡法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

羣

前後數陳得失

數所角翻

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

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

言拱手而已默無一言

正始

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

撰維免翻

朝士乃見羣諫

事皆歎息焉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

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

道者言也

答曰夫仁者

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

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

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

書數十上

上時掌翻

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乙未帝行如許昌

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

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

兖州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東平濟北泰

山昶丑兩翻

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

沈時林翻

名其子

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

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

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

黨也

論語閭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

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

鮮息淺翻

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

譽音余惡鳥路翻

孔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見論語

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

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

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

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

當丁浪翻

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

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

重直龍翻

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昶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鄉公之難王沈陷於不忠平吳之役王渾與王濬爭功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景初元年

以改歷紀元景初

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

山荏

前漢曰荏縣後漢及魏晉曰山荏屬泰山郡師古曰荏士疑翻應劭音溜裴松之音仕狸翻見賢通翻

高

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

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是月春三月也

殷為地正以建丑十二月為歲首服色尚黃以土代火之次犧牲用白從殷也

更命太和歷曰

景初歷

太和歷注見目錄七卷
太和元年更工衡翻

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己亥以尚書令

陳矯為司徒令僕射衛臻為司空

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

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自晉迄于江左省置無恒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有司奏以

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

之廟萬世不毀

沈約曰時羣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

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為魏烈祖明帝在昨而其下先

擬定廟號非禮也諡法有功
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

孫盛論曰夫諡以表行

行下孟翻

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

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矣

羣司百執事之臣也

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

諡法不隱無屈曰貞清白守節曰貞

公

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數所角翻

帝欲討之以荊州刺

史毋丘儉為幽州刺史

毋丘複姓毋音無

儉上疏曰陛下即位

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

卒讀曰猝

聊可以此方

無用之士克定遼東

鄭玄曰聊且略之辭

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

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

稱舉也寇亂

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

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

度康淵凡三世長知兩翻

外撫戎夷內脩戰

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

卷讀曰捲

知其妄矣帝不

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

帥讀曰率

璽書徵

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

遼隧縣二漢屬遼東郡晉志無其地蓋在遼水東岫

水經注玄菟郡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璽斯氏翻

會天雨十

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

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

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誘音酉漢張后姐九月冀

充徐豫大水冀州統趙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博陵清河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

汝南汝陰梁沛譙魯弋陽安豐西平郭夫人有寵於

帝夫人河右大族黃初中以本郡反叛沒入宮毛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

樂曲宴禁中之宴猶言私宴也樂音洛下同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

左右使不得宣宣布也露其事也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

宴北園樂乎

後周在洛城北隅

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

辰賜后死然猶加諡曰悼

諡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無禮曰悼

癸丑葬愍

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

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

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為圓丘孔穎

達曰委粟山在洛陽南二十里

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

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

撫之石翻禮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審禘昭穆而祭于太祖也禘所以異於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禘同本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以祭此其異也春秋吉禘于莊公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預注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唐八

年禘于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禮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禮記祭法所謂郊禘之禘鄭氏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

方丘以舜妃伊氏配

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

祀皇天之神於南郊

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廬江

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衛

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

琮

宗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四部

當作四郡謂吳郡會稽新都鄮陽皆與丹陽隣接山越

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郡謂東南西北

四部都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

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使諸將入扼幽阻之地但繕藩

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所

衛翻種章勇翻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

山民饑窮漸出降首降戶江翻恪乃復敕下曰復扶又

者出教令約敕其下也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

嫌疑有所拘執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白陽既置長必以為縣其

地當在丹陽郡而今無所考

遺舊惡民

困迫暫出仇

縛送言府恪以仇違

教遂斬以徇民聞仇坐執人被戮

仇胡朗翻又去浪翻

知官惟欲

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歲期

人數見上卷青龍二年

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

恪威北將軍

威北將軍亦孫氏所創置

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皖水

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皖戶版翻

是歲徙長安鍾虡素

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

虡音巨佗徒河翻折而設翻

聲聞數十

里聞音問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霸城即漢京兆霸陵縣故城也

大發

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

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

高古號翻

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西北阪

水經注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即芳林園之西北阪也裴松之曰

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曰華林園阪將侯翻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

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

董尋上疏諫曰

漢公府無軍議掾此官魏置也掾俞絹翻

臣聞古之直士盡

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

於人婢

周昌注已見前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

天生忠直雖白刃

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

為于偽翻

建安以

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

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

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

被皮義翻

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

方穴土為方也漢書所謂

方中亦此義

面目垢黑衣冠了鳥

了鳥衣冠雅敬之貌

毀國之光以崇

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見論語孔

子對魯定公之辭

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

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

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

後累陛下矣

累力瑞翻

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

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

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

好呼到翻

求取亡國不度之器

不度之器謂長安鐘虡索佗銅人承露盤也

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

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疏曰昔洪水

滔天二十二載

隆之此言蓋取絲九載績用弗成禹治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合以為二十二

載之數載于亥翻

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

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

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

白地謂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桓鮮卑也聚邑之寇謂盜賊竊發屯據鄉邑聚落者

乃潛

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

衡所以稱輕重爭衡者言吳蜀自謂國執與中國鈞無所輕重

也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

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

惡烏路翻

以為難

卒討滅

卒讀曰猝

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

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

斂力下不堪命吁嗟

下不堪命吁嗟

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

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

度徒洛翻義禮也高堂隆之論諫可

謂深切者明矣

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

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

儋丁濫翻

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

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

吏奉祿稍見折減

將子亮翻
奉扶用翻

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

休者又絕稟賜

稟筆錦
翻給也

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

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

參三分也

而度支經用更每

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

此蓋犒饗工徒度支經用不
足以給故賦牛肉以供之度

徒洛
翻

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指言諸費皆
在於營繕也

且夫

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

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

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中書監令典
奏事因觀隆

奏遂以語之

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

覲音冀好呼到翻

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

治直吏翻

其言征伐則比二虜

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

為其主

為于偽翻

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

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

復扶又翻

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

飾

緣俞絹翻茵蓐之字從草蓋古人用草為之後世鞞字有旁從革者用皮為之也裊褥二字有旁從衣者用

帛為之也古樸散而文飾盛又從而加緣飾焉觀書顧命敷席有黼純綴純畫純玄粉純之別則成周之時已

然矣純之
尹翻緣也

器物無丹漆

古者樸素舜造漆器而羣臣諫者不止況如丹乎

用能

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

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

量音良

而工役

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

帑徒朗翻
藏祖浪翻

昔漢武信神仙之

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

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

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

錄收也

前已嫁為吏民妻者

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

庭

姿謂有色者
首謂鬚髮者

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

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

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

妻妻下
七細翻

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

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

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貲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

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

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

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

鮮息
淺翻

且軍師在外數

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

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

非員謂出於員數之外者無錄謂宮

中錄籍無其名者復扶又翻

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

橫戶孟翻

內外交

引其費半軍

謂其費與給軍之費相半也

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

為山

掘地為海謂開昆明池封土為山謂作三神山漸臺也

賴是時天下為一莫

敢與爭者耳自哀亂以來四五十載

載子亥翻下同

馬不捨鞍

士不釋甲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宗

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

晉志少府統中左右三尚

方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

讐之心矣

騁丑郢翻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

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

舍讀曰捨竊為于偽翻

高堂隆疾

篤口占上疏曰

疾篤不能自書故口占而使入書之

曾子有言曰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

見論語

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

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

省悉景翻

臣觀三代之有天

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

武王斬紂首懸之大白之旗梟堅堯翻

桀放鳴條

商湯破桀於鳴條遂放之于南巢孔安國曰鳴

條地在安邑之西

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

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

此魏室之大異也

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長知兩翻

宜

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

司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

可選諸王使

君國典兵往往棊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

書蔡仲之命之辭

民詠德政則延期過厯下有怨歎

則輟錄授能

錄圖錄也

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

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勞力到翻幾居豈翻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

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

其通者歟

謂是年黃龍見之議也意過其通謂意料之說執之甚堅反過其學之所通習者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

毓余六翻

選舉莫取

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啖徒覽翻

食也又徒澁翻

毓對曰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

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

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

言唐虞之治也

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

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

渾胡本翻

詔散騎常侍劉邵作

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

說略

者說考課之大畧也

詔下百官議

下退豫翻

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

考課其文備矣

周冢宰總百官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詳見於周禮

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

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

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

猥積也卒倉猝也讀曰猝

增減無常固

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

以綱為譬也

衆毛不整振其領

以裘為譬也

舉陶士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

用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

遙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

詩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注云汝施行

法度於是百君

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

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

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

六代唐虞夏商周漢七聖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
闕通也

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

粗生

五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

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

契息列翻

今奏考功

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

漢京房有考功課吏法

可謂明

為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

盡善也

濟子禮翻治直吏翻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

四科即漢左雄

所上黃瓊所增者也見五十二卷順帝漢安二年

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

府為親民長吏

長知兩翻

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

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

公坐而論道

周官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

公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

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

師古曰此語出於慎子班固引以贊婁敬叔孫通

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

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馬於虔翻

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

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執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

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

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

治直之翻

本綱未舉而造制

未程

綱維絃繩綱總也舉綱則衆目張矣言所繫者大也十髮為程一程為分言其細也又曰程品式也

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

國略國經也先必薦翻

懼不足以料賢愚

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料音聊

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

治直吏翻

而知人之道聖

賢所難也

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是故求之於

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

譽音余渾戶本翻

考之於功

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

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

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

焯職略翻明也復扶又翻

苟為不公不明

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

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

治直之翻下同

而以

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

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欲知治經之士

則視其記覽博洽

博廣也大也
通也洽偏也

講論精通斯為善治

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

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

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

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

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

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

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溫公之論善矣然必英明

之君然後能行之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莫孝宣若也宣帝之政非由師傳之諭教公輔之啟沃也公所謂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其萬世之名言也歟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疎

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

惡者有功而不錄

喜許訃翻好吁到翻敗補逆翻惡烏路翻

詢謀於人則

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

察雖復為之善法

復扶又翻

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

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

治直吏翻

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

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

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

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

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

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

煩勞之有哉

古人有言曰舉一綱衆目張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而所謂本者豈易

言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脩之耳

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

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

成然後治其罪

事見尚書治其罪謂殛鯀於羽山也治直之翻下同

禹之治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

隩於六翻事亦見尚書賞其功謂錫

禹以玄珪也

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

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

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

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趨七喻翻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將濟遺臻書曰

蔣濟已自中護

軍遷護軍將軍此復書中護軍蓋先時事也遺于季翻

漢主遇亡虜為上將

謂韓信

周武拔漁父為太師

謂呂望

布衣廝養

廝音斯養羊尚翻

可登王

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

喻斷蛇於文景

謂草創之規略不可用於承平之時也

好不經之舉

好呼到翻

經常也開拔奇之津

津江河濟度之要故以為喻

將使天下馳騁而起

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

先悉薦翻行下孟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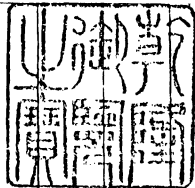
黃

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

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

中器也豐服其言

中竹
仲翻



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

_{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

_{知縣臣}蔡必昌

騰錄

_{監生臣}孫鶴年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魏紀六

起著雍歲次盡
蒙赤奮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

遼東

討公孫淵也留司馬懿於長安以備蜀也諸葛亮死乃敢召之遠略將即亮翻

議臣或以

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

議臣當時謀之臣也

帝曰四千里征伐

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

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

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

遼東當作遼水

坐守襄平此

成禽耳

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公孫淵所都

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

明智能審量彼我

量音良

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

又謂今往孤遠

言孤軍遠征也

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

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

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

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

欲報張弼許晏之忿也事見七十二卷青龍元年復扶又

翻使疏史翻

羊衛曰

衛古道字

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

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

要一遙翻

若魏

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

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

罰報雪囊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

問當從簡書

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慈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

必與弟同休戚

淵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兄弟之國故權因而稱之為

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

此晉史臣為此語耳權必無此

言為手偽翻

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遠東乎濟

曰彼知官備已固

魏晉之間謂國家為官

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

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

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

亦謂斬張弼許晏也

今所以外揚此聲

者謫其行人

謫古穴翻詐也

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

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

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淺規謂規圖淺攻不敢深入吳呂臣

之為謀已不逃
將濟所料矣

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司徒者

毓薦處士管寧

處昌呂翻

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

行則太中大夫韓暨

行下孟翻

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

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暨為司徒漢

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貴人子璿為皇太子

璿旬緣翻

璿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

性好尚於祕書郎卻正

東漢以馬融為祕書郎詣東觀
典校書祕書郎蓋自融始好呼

到翻下同
卻綺戟翻

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

懈古

翻

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

有耳

謂其才行不逾中人也

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謀何如也

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

承志謂承君父之志竭歡謂左右就養承顏順

色以盡親之歡

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謀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

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

馬於虔翻

光知正慎宜

慎宜者謹言語擇其

所宜言乃言也

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

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

彊其兩翻

儲君讀書

寧當微吾等

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

求爵位邪

按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工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即探策也若錄

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探吐南翻

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正

儉之孫也

儉為益州刺史漢靈帝中平五年為盜賊所殺

吳人鑄當千大錢

杜佑曰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

夏四月庚子南鄉恭

侯韓暨卒

庚戌大赦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

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

姓譜卑卑耳國之後或云鮮卑之後蔡邕胡太傳碑有太傳掾

雁門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

宣紀云南北

六七十里今從淵傳

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

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

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

幟昌志翻

衍等盡銳趣

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

趣七喻翻

衍等恐引兵夜走

諸軍進至首山

首山在襄平西南

淵復使衍等逆戰

復扶又翻下同

懿

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

自遼口徑至城下

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

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

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

張靜犯令斬之

晉職官志魏制諸公加兵者置都督令史一人

軍中乃定賊恃

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

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

達

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

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

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

淹留也言

所留之糧不支一月也

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

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

競爭也懿之語

珪猶有度辭蓋其急攻孟達豈特與糧競哉懼吳蜀救兵至耳

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

水雨乃爾

爾如也

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

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

牛馬抄其樵采

抄楚交翻

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

事變

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

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

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

懿知淵可禽欲以全取之

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

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

干櫓

也攻城之士以扞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

晝夜

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

窘巨陷翻

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

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

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

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

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孤天子上公

漢太傅位上公懿時為太尉而自謂上公以太尉於三公為上也

而建

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

為斬之

為于偽翻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

少詩

照翻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

送任謂送賢子也復扶又翻

懿謂

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

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

降戶江翻

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

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

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

班志遼東郡遼陽縣

注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水經注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麗縣遼山西南流逕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而入于遼水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

人築為京觀

杜預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觀古玩翻

遼東帶方樂浪玄

菟四郡皆平

漢帶方縣屬樂浪郡公孫氏分立郡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

方郡倭韓諸國羈屬焉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

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

苦諫

綸姓直名其先以邑為姓

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

嗣釋淵叔父恭之囚

淵囚恭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

中國人欲還舊

鄉者恣聽之遂班師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若無能為者及討公孫淵智計橫出鄙

語有云恭逢敵手難藏行其是之謂乎

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

未反時數陳其變

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

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

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

晃數陳淵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殺之以絕其類

刑之於市則無名故欲就獄殺之

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

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

憂

司馬牛宋司馬桓魋之弟也魋凶惡牛憂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謂魋之積惡將死亡無日

明叔向之過

左傳晉人逐欒盈殺羊舌虎囚虎兄叔向祁奚見范宣子曰管蔡為戮周公石玉若

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見信有言

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

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

著直略翻引分即引決也

四方觀國或疑

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

飲於賜鵠翻

以棺衣殯殮於宅

宅晃所居者殮力瞻翻

九月吳改元赤烏

權以

赤烏集於殿前改元

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為討虜將軍在吳娶

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母養之徐氏

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

謂自吳而西徙都武昌也

徐氏留處吳而臨

淮步夫人寵冠後庭

步夫人鴈之族也處昌呂翻冠古玩翻

吳主欲立為

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

依違不決也

會

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后印綬

綬音受

徐氏竟廢卒於吳

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

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

太子登數諫

數所角下同

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

復扶又翻

皆

畏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

諫翻山

吳

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畏怖壹

其時與嘉同坐者坐徂卧

翻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

是姓儀名儀本姓氏孔融嘲儀

以氏字為民上無頭遂改姓是

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

息

為手偽翻屏必郢翻屏息不收舒氣也

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

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

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

舍讀曰捨

嘉亦得免上大

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

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

詰去吉翻

黃門侍郎謝玄語次

問壹

玄與宏同
乎萌翻

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玄又問若此

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

曰君語近之也

近其
靳翻

玄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

因耳

謂欲奏舉其罪而非太
常之職故其道無因也

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

君矣

漢制丞相御史舉
奏百官有罪者

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

詣建業

潘本留武昌
朝直遥翻

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

之

至建業而知太
子數言壹事

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

刃殺壹以身當之

以身當擅殺之罪

為國除患

為手偽翻下同

壹密聞

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

竭誠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

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

殿最

監古衙翻殿丁甸翻賢曰殿軍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先也課居先也

此三臣思慮

不到則已豈敢欺負所天乎

君天也

左將軍朱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

主者

據軍吏也

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

棺古玩翻斂力驗翻

壹又

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

籍草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

劉助覺其事而言之

吳主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

治直之翻

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

斷丁亂翻

壹以囚見雍和顏

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

道言

也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

懷姓叙名姓譜無懷氏之後

面詈辱

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有司奏壹大辟

辟毗亦翻

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

殷紂用炮烙之刑項羽燒殺紀信漢武帝焚蘇文於

橫橋然未以為刑名也王莽作焚如之刑後世不復遵用裂謂車裂古之輟刑吳主以訪中書

令會稽闕澤

會古外翻闕姓也左傳齊有大夫闕止

澤曰盛明之世不宜

復有此刑

復扶又翻下同

吳主從之壹既伏誅吳主使中書郎

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

封定公相見

諸葛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朱然字義封呂岱字定公瑾渠客翻騭職日翻

並

咨以時事當有所先後

謂時事所當行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也

各自以不

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

推吐雷翻陸遜字伯言潘

潘字承明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

怖有不自安之心

怖普布翻

聞之悵然深自刻怪

刻怪也

何者

夫惟聖人能無過行

行下孟翻

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

能悉中

中竹仲翻

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

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

長髮有二色

二色謂班白也詩照翻長知兩翻

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

私分計足用相保

分扶問翻

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

相與共之忠無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

言行事是則君臣同其是

非則同其非也

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

從于容翻

同船濟水將誰與

易

易如字

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

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

省悉景翻

而諸君諫

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

諸君於管子何如耳

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孫權自謂優於齊桓而責其臣以管

子使吳誠有管子亦不敢盡言於權觀諸陸遜可見矣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

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十二月漢蔣琬

出屯漢中 乙丑帝不豫 辛巳立郭夫人為皇后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

鄮縣漢屬沛郡王莽改曰贊治魏分屬燕郡或曰贊

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

為官名蓋魏武霸府所置也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郎

文帝即位更名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

密

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丞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

令自此始自魏及晉遂為要官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

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

放涿郡方城人資太原中都人

是時帝親覽

萬機數興軍旅

數所角翻

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

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

曰此疏亦是濟為中護軍時所上臣聞大臣太重者國

通鑑因叙放宿事而書之於此

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

扇動

蓋謂文帝時也或曰謂受遺大臣也

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

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

便毗連翻辟讀曰僻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
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

制謂因人主疲倦之時有所割割而制斷也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

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否音

鄙譽音余功負賞罰必有所易負罪也易則賞罰不當乎功罪直道而上者

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

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

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姦非若早聞忠言自覽萬機外以示經意國事則放資之形際必呈

露而不可掩矣復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

莫適以聞適丁歷翻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

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

調徒鈞翻以琴瑟為

喻也遠與黃唐角功

角者兩兩相當也黃唐黃帝唐堯

近昭武文之績豈

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

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

權敗官之敝

敗補邁翻

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

少詩沼翻行戶孟翻

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

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專吏謂專任放資

帝不聽

自此以前皆非

此年事通鑑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誤帝託孤之事遂書之於此以先事

及寢疾深念後事

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

衛將軍曹爽

魏制領軍將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武衛將軍蓋領武衛營也太祖以許褚典

宿衛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後有遷武衛將軍於是武衛始有將軍之號晉泰始初罷武衛將軍官

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

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

少詩照翻屬之欲翻

劉

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

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

殿中畜雞以司晨棲於樹上因謂之雞棲樹獻肇指

以喻放資一言而發司馬氏篡魏之機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以此觀獻肇之輕脫又何足以託孤哉復扶

又翻幾居豈翻

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

間古覓翻

燕王性恭良陳

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

言其性恭良為事正

如此也

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

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

參帝曰爽堪其事不

不讀曰否

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

之曰

附耳語之也

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

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詵帝

復扶又翻見賢通翻詵輸芮翻

帝

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

帝手強作之

強其兩翻

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

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

考異曰放傳曰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

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添陳宜速

召太尉司馬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於時非美故遷就而為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頒世語似得其實

甲申以曹爽為大

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

之

為下爽出孫禮張本復扶又翻

是時司馬懿在汲

時自遼東還師次于汲也汲縣自漢

以來屬河內郡

帝令給使辟邪

辟邪給使之名猶漢丞相倉頭呼為宜祿也

齎手詔

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

先悉薦翻為于偽翻

以為關中事重宜

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

關中事重謂備蜀及撫安氏羌也軹縣屬河內郡賢

曰軹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杜佑曰軹關在河南府濟源縣界

事已

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

朝

朝直遙翻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

見賢遙翻

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

君

見賢遙翻屬之欲翻

君與曹爽輔少子

少詩照翻

死乃可忍吾忍死

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

復扶又翻

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

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

諦丁計翻審也

入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旦日立齊王為皇

太子帝尋殂

陳壽曰年三十六歲考異曰按魏武以建安九年七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

以十年生至於是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元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

六也帝沈毅明敏

沈持林翻

任心而行料簡功能

料音聊

屏絕浮

偽

屏必鄧翻

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

性特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

行戶孟翻

及其父

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忘亟放翻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

吃少言

吃居乞翻言蹇也

而沈毅好斷

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斷丁亂翻初諸

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

謂使曹休鎮淮南曹真鎮關中司馬懿屯

宛也處昌呂翻

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

無所摧毀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

風不固維城之基

詩曰宗子維城此言帝猜忌宗室以亡魏

至使大權偏

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

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晉職官志曰持節都督無

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
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
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遣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
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
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
軍矣錄尚書事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督中
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
矣自此迄于六朝凡權臣壹是專制國命諸所興作宮
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

曰以者非遺詔真有此指也

爽懿各領兵三

千人更宿殿內

更工衡翻

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

諮訪不敢專行

或問使夾能守此而不變可以免魏室之禍否曰貓鼠不可以同穴使夾能率

此而行之亦終為懿所啖食耳

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

姓譜畢本畢公高之後

及

鄧颺李勝何晏丁謚

颺余章翻又余亮翻

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

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

趨七喻翻惡烏路翻

皆抑而不用曹爽

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心腹晏進之孫謚斐

之子也

何進見漢靈帝紀丁斐事見六十六卷獻帝建安十六年

晏等咸共推戴爽

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謚為爽畫策

為手使爽白

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

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夾從之

為下懿族
夾等張本

二

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夾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

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

以在少帝左右令侍講
說侍講之官起乎此也

其

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

從才
用翻

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夾

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

復扶又
翻下同

夾從

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

毓余
六翻

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

謚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

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

忤五
故翻

黃門侍郎傳

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

本

何晏字平叔銛思廉翻利也好呼到翻

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

而朝政廢矣

遠于願翻

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

出盧毓為廷尉

尚書內朝官九卿外朝官故云出

畢軌又枉奏毓免官

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

便出為揚州刺史

傳嘏盧毓孫禮所以不合於曹爽者其心未肯曹氏也及其甘於司馬懿

則事不可言矣三子者豈本心所欲哉勢有必至事有固然也撓奴教翻

三月以征東將

軍滿寵為太尉

夏四月吳督軍使者羊衡擊遼東守

將俘人民而去

果如蔣濟黃初二年

所料督軍使者漢官也魏罷督軍官而吳猶仍漢制

漢將琬為大司馬東曹掾

健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

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

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

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左傳

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面從後言古人所誠

尚書舜禹君臣之相告戒其言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

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

督農猶魏吳之典農也憤古悔翻悶悶也

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

治敏

治直之翻

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

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

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

論語孔子曰君

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謝顯道曰適可也莫不可也適丁歷翻

敏得免重罪

此諸葛孔明所以屬琬也

秋七月帝始親臨朝

朝直遙翻

八月大赦

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

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

王事與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十二月吳

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

臨賀縣漢屬蒼梧郡縣臨賀水因以為名吳分立為

臨賀郡唐為賀州廖力救翻今力弔翻

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搖動

交州諸郡衆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

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

當方面者當如呂岱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

岱復還武昌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

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曰昔胤年少初無功

勞橫受精兵

為于偽翻少詩照翻橫戶孟翻

爵以侯將

謂既受侯爵又將兵也將即亮

翻蓋念公瑾以及於脣也而脣恃此酗淫自恣

酗吁前句翻

後告諭曾無悛改

悛丑緣翻

孤於公瑾義猶二君

二君謂諸葛瑾步騭

也樂脣成就豈有已哉

樂音洛

迫脣罪惡未宜便還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

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

兵吳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

安十年

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

之適為作禍

行下孟翻為于偽翻

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用地正事見上卷景初元年是時仍用景

初歷但不以十一月為正月耳

邵陵厲公上

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以為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帝後以失權為司

馬氏所廢以其不終加以一惡諡陳壽志三少帝紀皆書本爵此書見廢後之爵自此以後例如此惟高貴鄉公書本爵蓋見弒之後不復有他號也帝之廢也歸藩于齊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彪蒙曰暴慢無親曰厲

正始元年春旱 越雋蠻夷數叛漢殺太守

自諸葛亮平高定之

後越雋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雋音髓數所角翻

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

定縣去郡八百餘里

安定縣不見于志當是因越嵩移治而甃立也

漢主以巴

西張嶷為越嵩太守嶷招慰新附誅討強猾蠻夷畏服

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漢越嵩郡治卬都縣嶷魚力翻

冬吳饑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

棄曹氏喪誅累見

殷札一作殷禮喪誅謂魏累有大喪蓋天誅也見賢通翻

虎爭之

際而幼童泣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

書仲虺之詰之辭

宜

滌荆揚之地

滌洗也言舉國與師後無留者其地如洗也

舉強羸之數使強

者執戟羸者轉運

羸倫為翻

西命益州軍于隴右

益州謂蜀也

授

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

入淮陽歷青徐

前漢之淮陽後漢章帝改曰陳郡此直謂淮水之陽也

襄陽壽春

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孰必分離倚

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

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

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

易以敗翻

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

傾國出師決勝負於

一戰荷堅之所以亡也吳主非不能用殷札之計不肯用也

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

決芍陂

賢曰芍陂今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回二百二十四里與

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渾水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芍音鵲

諸葛恪攻六安

朱然圍樊諸葛瑾攻祖中

襄陽記曰祖讀如租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

五十里魏時夷正權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鵠陂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杜佑曰祖中在襄州南漳縣界楊正衡曰祖側瓜翻征東將

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

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

魏荊州統江夏襄陽南陽新城魏興上庸

或曰賊盛

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

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五月吳太子登卒 吳兵

猶在荊州太傅懿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

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

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

三州口謂荊豫揚三

州之口魏荊州之地東至江夏豫州之地南至弋陽揚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荊豫諸軍事自宛徙屯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則三州蓋地名口水口大獲而還 閏月吳

大將軍諸葛瑾卒瑾太子恪先已封侯

恪以適當為世子曰太子誤也

恪以出山民功封侯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

攝領也承

也領父之兵駐公安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

秦川

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政國謂之秦川數所角翻

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

卒子

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

漢沔之水自漢

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于襄陽欲爭天下則當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

會舊疾連動未

時得行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

主遣尚書令費禕

費父沸翻

中監軍姜維等喻指

中監軍即中護軍之

任也蜀置前監軍後監軍中監軍位三軍師之下

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

蒂滋蔓平除未易

易以

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

掎居雖

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

三連不克果

克能也果決也言不能決然進兵也

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

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

為涼州刺史

涼州之地蜀惟得武都陰平二郡而已

若維征行銜制河右

臣當帥軍為維鎮繼

帥讀曰率

今涪水陸四通唯急是應若

東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

涪縣漢屬廣漢郡蜀屬梓潼郡涪音浮

漢

主從之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

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陳縣漢屬陳國項縣漢屬汝南郡晉志二縣並屬梁

國行下
孟翻

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

制四方

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

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

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

汝水潁水潁蕩渠水潁水皆經陳蔡之間而東入淮

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

田且守

五萬人分一萬畝休迭戍周而復始是常有四萬人屯田

益開河渠以增溉

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

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

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

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而無

水害

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管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

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

行下孟翻易以政翻

能因事導人於

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

三年春正月漢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

蜀諸軍時皆屬蔣琬

姜維所領偏軍耳

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大赦三月昌邑

景侯滿寵卒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吳主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珠崖

儋耳

珠崖漢武帝開以為郡屬交趾州元帝以後棄之聶尼輒翻儋都甘翻

八月吳主封子

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宗特與和無殊

為後吳廢和誅霸張

本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臣竊以為魯王

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

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

宜有降殺

殺所戒翻

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

吳主不聽

四上時掌翻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吳諸葛恪襲六安

漢六安國都六縣後

漢為六安侯國屬廬江郡晉為六縣屬廬江郡

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月立皇

后甄氏

甄之

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五月朔

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

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監古

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

吳諸葛恪遠遣謀人觀相徑要

謀達

相息亮翻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

舒縣屬廬江郡春秋之故國也時在吳魏

境上棄而不耕
去皖口甚近

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

柴桑縣漢屬豫

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
杜佑曰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即古之柴桑縣宋白曰

江州瑞昌縣蓋

柴桑之舊城

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

者咸言蜀欲背盟

騭入日翻上時掌翻背蒲妹翻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

繕治城郭

治直之翻

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

乘虛以掎角之

掎居戢翻

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

所復疑

近其靳翻復扶又翻

宜為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

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

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

曹真

欲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四年

此間始嚴亦未舉動

謂嚴兵而未發也

會

聞魏還而止

還從宣翻又如字

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征東將軍都

督楊豫諸軍事王昶

據王昶傳楊當作荆

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

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

野

新野縣屬南陽郡

宗室曹同

裴松之曰同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之族祖也

上

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

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

敝也劫奪

謂威權陵偏劫其君而奪之也

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

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

紀年紀也

今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

惟此

惟思也

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

撰具也述也音雛免

翻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

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呂延濟曰與天下共其民謂建立諸侯與

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

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

縣之官

呂向曰秦皇觀周所以敝者乃以執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之爵而立郡縣之吏五等

公侯伯子男也

內無宗子以自毗輔毗亦輔也外無諸侯以為藩衛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為之寒心

芟所衛翻為于偽翻

而

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

悖蒲

內翻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

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用班固漢宗室諸侯王表文意易以政翻

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

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

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賈誼治安策之言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少

詩召翻治直吏翻

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

侯遂有七國之患

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

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

鍾聚也

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

左傳由無字之言折而設翻掉徒弔翻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

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事見十八

卷漢武帝
元朔二年

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

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

亂宗室諸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

事見三十六卷
王莽初始元年

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

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

宗子之力也

嗣祥
使翻

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

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

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

謂董卓之亂也

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

四年矣

自黃初受禪至是二十四年

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

五代夏商周秦漢

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有不使之民

空虛謂有封國之名實不能有其地也君不使之民謂抗藩王之尊

於國民之上不得而臣使也王于況翻

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

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

之助

呂延濟曰盤石大石也以其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

非所以安

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

守式又翻

古之方伯

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

比國必翻

又翻

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

間人

古覓翻

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

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

帥所類翻

而宗室有

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士

張銑曰言宗室位卑

也百人之上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馬蛇百足僵居良翻

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

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同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用

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陳思王之言況曹爽之愚闇哉

五年春正月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其州牧都

護領武昌事如故

遜先為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

征西將軍都督

雍涼諸軍事夏侯玄

雍於用翻

大將軍爽之姑子也玄辟李

勝為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

萬人與玄自駱口入漢中

駱口駱谷口也駱谷在漢中成固縣東北北達扶風郿縣

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

自蔣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

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

為深禍

垂幾及也關關城也杜佑曰關城俗名張魯城在西縣西四十里嗚呼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其

後關城失守鍾會遂平行至漢中王平謂賊若得關遂為深禍斯言驗矣

今宜先遣劉護軍

據興執

水經注小成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執坂寰宇記興執山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今郡

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內有大谷為盤道工數里方及四門因名興執東坡指掌圖以為在興元恐非也杜佑曰興執即洋州興道縣寰宇記興通與合矣宋白曰興勢山在今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劉護軍劉敏也平

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

黃金谷在興道縣山有黃金峭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

折七里杜佑曰黃金戍在洋州黃金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險固之極平帥千

人下自臨之

帥讀曰率下同

比爾間浚軍亦至

比必麻翻

此計之上也

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執多

張旗幟彌亘百餘里

幟昌志翻

閏月漢主遣大將軍費禕督

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暴于

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

擐胡慣翻貫甲也

禕與敏對

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

者也 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夾兵距興

執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

夷號泣道路

騾盧戎翻號戶高翻

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

為夾陳形執

為手偽翻

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

於夾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

後將敗補邁翻

夾不悅

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

責責望也德恩德也言責望之

甚大者其恩之為甚重也

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

事見六十卷漢獻

帝建安二十年及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幾居希翻

君所知也今興執至險蜀

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

責

任音壬

玄懼言於夾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

夾

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

夾爭險苦

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為于偽翻

秋八月

秦王詢卒冬十二月安陽孝侯崔林卒

諡法大慮行節曰孝五宗

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

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

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

令為禕之副時戰國多事

戰國者謂國日有戰爭也

公務煩猥

猥雜也

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

省悉京翻

舉目暫視已

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慙滯

慙滯達

也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

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春正月以票騎將軍趙儼為司空

票匹妙翻

吳太子

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

是儀之諫見於卷三年

蓋諫者不特是儀也

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

史言和霸之隙

亦兩宮僚屬交構以成之別彼列翻

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

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

以要榮利

私出謂出私門也要一遙翻

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

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

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

日磾事見二十

一卷漢武帝後元二年宿音秀留音溜阿相傳從安入聲

終為足下家門致禍矣琮

既不答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

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解

解居隘翻公字也

就之坐欲與

結好

好呼到翻

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

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

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

斷讀曰短

督軍使者羊衡

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

不復得通

復扶又翻

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

式就如所嫌猶且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

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

蜀在西魏在北

去國不

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

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二女

步夫人所生也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

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毀太

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孫策追諡長沙桓王杜佑曰孫

權都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於朱雀橋南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

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近其廝翻過工禾翻覘丑廉翻窺也因言太子

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

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
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
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
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

四上時
掌翻

辭情危切

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程顥曰危獨也與衆異
而不安之謂余按此所謂危者謂嫡庶無別則亡國之
禍隨之不敢言而遜獨言之所謂危也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

悅

考異曰吳錄曰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
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

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乃斬竺
按竺死在太子廢後吳錄所述妄也

太常顧譚遜之

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

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覲

覲之望絕

覲音冀
覲音俞

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執以

為執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

治直吏翻
累力瑞翻

執輕雖疏必有

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

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執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

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

義陳人羈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

事見十三卷
漢文帝二年

今臣

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魯王

與譚有隙芍陂之役

二年全琮與魏戰于芍陂

譚弟承及張休皆有

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

端緒琮之二子

譖承休於吳主吳主

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

王出鎮夏口

姓譖吾本已姓夏昆吾氏之後夏戶雅翻

出楊竺等不得令在

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

數所角翻下同語半倨翻

魯王與楊竺共

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

下遐翻

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

憤恚而卒

恚於翻

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東

還

自荊州東還葬吳還從宣翻又如字

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

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夏六月都鄉穆侯趙儼

卒

諡法中情見貌曰穆

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殺吳主及大臣

以應魏事泄并黨與皆伏誅

吳歷曰茂本魏淮南鍾離長叛降吳

八月

以太常高柔為司空漢甘太后殂

甘太后後主之母據陳壽志先已卒

於南郡此吳太后也吳懿之妹先主入蜀始納焉證以蜀志其殂在是年

吳主遣校尉陳

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

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沈約曰句容漢舊縣屬丹陽郡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有茅山亦謂

之句曲山班固曰會稽曲阿縣本秦雲陽縣也後漢屬吳郡沈約曰曲阿本曰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今相傳秦時或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劉昫曰潤州金壇縣本曲阿縣地會市者作市以會商旅句如字 冬十一月漢大司馬琬

卒 十二月漢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禦敵所謂

圍守也行下孟翻

漢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為尚書令

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宦

人黃皓便僻佞慧

便毗連翻

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

則數責於皓

數所具翻

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

過黃門丞

續漢志黃門令丞一人以宦者為之

費禕以選曹郎汝南陳祇

代允為侍中

漢六曹尚書一曹有郎六人選曹郎屬選部選須絹翻

祇矜厲有威

容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祇與皓相

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

陳祇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日深謂為自輕

謂允為輕已也

祇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

間古梵翻

資治通鑑卷七十四